

[日] 有島武郎

一个女人



Yi Ge Nu Ren

[日] 有岛武郎

一个女人

商雨红 马英萍 王宗杰 关冰冰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人 / (日)有岛武郎著;商雨红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

ISBN 7-5402-1510-0

I. —… II. ①有… ②商… III. 长篇小说-日-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863 号

责任编辑:杨韶蓉

一个女人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11.5 印张 321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译 序

——有岛武郎和《一个女人》

有岛武郎(1878—1923)是日本白桦派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东京贵族官僚家庭,父亲是萨摩藩士,明治维新后曾在大藏省任重要职务,后来就职于政府支持的公司(日本轮船公司、日本铁道公司等)。有岛武郎出生于富贵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习院学习。

但是,由于时代的关系,有岛武郎没有承继父业,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他于明治34年(1902年)7月在札幌农业学校毕业,同年12月作为志愿兵入第一师团,但在翌年11月即退伍。有岛武郎在札幌农业学校学习期间寄宿在该校任教的新渡户稻造(1862—1933)家,新渡户稻造是明治维新时代名人,农政学家,对有岛武郎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有岛在去东京时又受到内村鉴三(1861—1930)的影响而信仰基督教,并在1901年加入了札幌独立教会(于1910年退会)。

处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中的有岛武郎为了更深入探讨人生的意义,决定“离开身边一切情势,用自身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岛武郎语)在恩师新渡户稻造的劝诱下赴美学习。有岛武郎是于明治36年8月25日乘日本邮船伊予丸号从横滨出发的。9月8日抵达芝加哥,9月24日到达宾夕法尼亚后,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他在这里学习的是英国史、中世史、经济(劳动问题)和德语,并于第二年(1905年)6月提交《日本文明的发展——从神话时代至将军家的灭亡》的论文(依据小玉晃一——《有岛武郎与美国》一文)而获硕士学位。接着他去了一所教友会的精神病院做了两个

月的护理工作(这是以内村鉴三为榜样而为)。这一时期,有岛武郎处于青春彷徨期,可以说是他思想上的“混沌时代”。在这所病院里有岛武郎的枕边书是英文版的《圣经》、日本版的《圣经》、但丁的《神曲》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四册书。在同医院患者的接触中有岛产生了对基督教的怀疑。

精神病院的服务结束之后,有岛武郎于同年9月末再去波士顿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科目有《1815年以后的欧洲的扩张》、《中世和文艺复兴的艺术》、《劳动问题》、《宗教史概论》等。在这一年的12月同亡命美国的社会主义者金子喜一相识,经常出席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由金子喜一介绍与律师彼贝相识,彼贝是位惠特曼的爱好者,每晚都向住在他家的有岛武郎朗诵惠特曼的诗。有岛对于惠特曼的诗不仅作为文学的经典来阅读,而且惠特曼诗里的许多思想成了有岛的信仰。他从中接受了惠特曼的宗教观,他要仿效惠特曼成为日本的“自由人”(自然人)。同时他也是在日本最早介绍惠特曼的人。在明治36年(1905年)6月他在美国北方一农家劳动,9月以后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学习文学与历史。在这段时间他禁绝其他一切而醉心读书。他在这里倾心于勃兰兑斯、易卜生、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屠格涅夫等人的著作,易卜生的《布兰德》(1866年)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易卜生的这出剧谴责了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痛斥宗教道德,但是也张扬了极端个人主义,剧中的“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成为有岛的生活信条。在翌年(1906)5月易卜生逝世时,有岛武郎在日记中表现出深切悲悼之情。可见受易卜生影响之深。他于明治39年(1906年)9月离开生活了三年的美国,从纽约赴意大利。1907年4月回到日本。在这一年的2月,他曾在伦敦会见克鲁泡特金。美国、欧洲的读书和游历对于作家有岛武郎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惠特曼诗中“自然人”的启发,他要把自己“从一切权威中解放而获自由,主张自己生命的惟一的(价值),作为自然人、自由人而使生命完全燃烧,这即是有岛的理想。”(小玉晃一《有

岛武郎与美国》，见利泽行夫编《越过国境的文学》，英潮社，1975年版，第53页。）他在大正11年（1925年）写的随笔《不要主义》里写道：“所谓主义是每时每刻都由多余的第三者而被固定下来的。但是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主义更没用的东西了。不管什么主义里假如有主张固定下来的主义的世界消失的话，将会出现怎样让人心情愉快的好的世界啊。草木萌生没有什么主义，水的流淌也没有主义。”一直到他逝世前写的《永远的叛逆》仍强烈地显示了对“自然人”的憧憬。

1907年归国以后，有岛武郎曾在札幌农业大学任英语讲师，并同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后来的“白桦派”中坚相识。1908年曾任陆军步兵少尉、大学予科教授。1909年与陆军大将、男爵神尾光臣的二女儿神尾安子结婚。1910年4月“白桦”创刊，有岛武郎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木下利玄、正亲町公和、儿岛喜久雄、柳宗悦、长与善郎及自己的两个弟弟等成为“白桦派”同仁。有岛武郎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西方古传》。1911年起开始在《白桦》杂志发表《一个女人》，同年他彻底抛弃基督教信仰，同时出现婚姻危机。在1916年8月妻子安子患肺病去世，同年12月父亲亦去世。从这一年起，成为有岛的生活转换期，开始成为职业作家。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有岛武郎曾与志贺直哉等筹建“新村”，并把父亲给他的北海道狩太农场的户农解放。1922年8月发表“有岛农场开放宣言”。1923年6月9日他与情人、女记者波多野秋子在轻井泽三笠山别墅净月庵情死。

有岛武郎短暂的一生却创作了许多作品。1910年发表的《除锈工》写的是港口工人的生活，作品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阿末之死》（1914）则写的是贫民窟少女的悲惨状况。《宣言》（1915）、《实验室》（1918）等则是爱情题材之作。1917年发表的《该隐的未裔》写了雇农广冈仁右卫门一家被奸商和农场主盘剥，搞得家破人亡的悲剧。191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生之苦恼》则是通过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来探讨人生真谛的作品。此外，有岛武郎还写有一系

列学术演讲和评论,对于惠特曼、易卜生、海涅等的论文、文艺评论如《爱不惜夺》(1920)等都很有名。

我国对于有岛武郎的译介很早。鲁迅曾在1919年《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中对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发表评论,鲁迅说:“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个觉醒的,”同时也指出他的作品“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① 鲁迅还把《与幼小者》译为中文收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在1921年鲁迅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和1928年《〈奔流〉编校后记》中都论述过有岛武郎及其作品。

《一个女人》作为有岛武郎的代表作享有众多的读者。小说的人物并不多,但是整部作品写得凄婉动人。女主人公早月叶子成长在明治时代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走上帝国主义阶段的年月里,她生长在生活优裕的上层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才貌双全,是基督教妇人同盟的副会长,但办事专横,争强好胜。早月叶子是一位对于时代发展有着锐敏感觉的女性,她生就靓丽的容姿,又非常任性,在日本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西方道德观、价值观迅猛冲击的时代,她该是最早的觉悟者,也是实践者。开始,她盲目地崇拜一名随军记者兼诗人木部孤筇,她母亲竭力反对,母亲的压制反倒刺激了少女的逆反心理,狂放不羁的叶子自行其事。作为一个对实际社会一无所知的少女为了张扬自己的个性,自作主张与木部结了婚。但是,仅仅两个月的婚姻生活就使她彻底失望,她看透了木部与她结婚后就开始束缚自己的真实心态,同时感到木部在生活中的乏味,木部失去了头上耀眼的光环。她虽然已经怀孕,还是毅然地离了婚。她生了女儿定子之后,母亲又勉强她与一位赴美搞产业的“基督教俗物”的木村真一订婚。她从横滨乘绘九号邮船去美国,她的美色和狂放的性格吸引了轮船事务长仓地三吉。仓地强悍的体魄,迸发的情热都使叶子心醉,船上的田川夫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卷,1981年版,第363页。

人对于叶子嫉恨在心,这反而更叫叶子狂放不羁。仓地已下了决心要抛弃自己的妻子与早月叶子结合,叶子也完全委身于他。在轮船抵达美国时,叶子假装重病不能登岸,虽然木村真一苦口婆心,叶子还是滞留船上返回日本。但是,由于田川夫人作祟,把她与仓地的种种情事写成艳闻发表于报端。随着叶子返回日本,仓地和她的“桃色事件”搞得沸沸扬扬,叶子被亲友视为洪水猛兽,仓地也被公司解职。仓地为了搞到钱,竟充当了间谍,出卖军事秘密。这时叶子也发觉患病在身,而且日渐严重。仓地每天醉生梦死,竟然染指叶子美貌的妹妹,这使叶子精神上受极大打击。后来仓地为逃避警察追捕而逃之夭夭,不知去向。重病在身的叶子在生命最后一刻慨叹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错在哪里,却仍然十分惘然。

从接受美学理论来说,每部作品的读者都是通过作品(文本)与作者对话,也与其他评论者交流,进行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共同创造。作为21世纪的中国读者今天读《一个女人》自然会有许多新的感受。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写了“明治时期一个觉醒了的女人,反抗封建道德的束缚,要求个性解放,一辈子不向环境妥协,但不久就陷入堕落的男女关系的泥坑里,终于遭到毁灭”(见《日本文学》1985年1期)这是在不少评论中已有的共识。

我们还可以从东西文化碰撞的视角来看这个人物。早月叶子生活在一个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在西方文化涌来之际,在这个环境里的叶子是个先觉者,可以说,“江南水暖鸭先知”,她率先实践。但是,她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只知皮毛,对个性解放的认识偏于感性,十分肤浅,率性而动,为此,她所体验的现实总和内心的幻影相距甚远。作品中她与木村真一对基督教的对话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她的内心世界并没有将西方文化真正地融合,在现实社会,她按照自己的心愿所走的路也被别人视为异端。

另外,她对封建传统道德的反抗并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而是以性的放纵这一极端来对抗来自各方面的束缚。她与仓地的纵欲

显示的只是人的原始本能。然而,在高度进化的现代社会里,这种本能只能使她在短暂时间过“自然人”的生活,而所付出的代价是格外沉重的:作品里的男主人公仓地沦为间谍,出卖祖国利益,为的是满足私欲;叶子只能以死亡作为昂贵的代价。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悲剧结局。

我们从文学史中认识到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有作家的投影。《一个女人》里清晰地表现了作者的追求和理想。有岛武郎的反封建、反专制思想,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要么就拥有一切,要么就什么都没有”的信条与叶子是一致的。有岛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他以自己的践行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有的研究者认为叶子的死主要不是她本人的过失,而是社会造成的。如果从社会学批评角度来读这部作品自然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卒读作品,反复推敲一下早月叶子的短暂的一生,也会叫人对此结论产生疑惑。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有岛武郎当年亦倾心于莫泊桑,莫泊桑的《一生》中的悲剧情调,人生不可捉摸的宿命观对于有岛不无影响。为此,在论及早月叶子的悲剧原因时简单地归结为社会负主要责任就显得勉强。因为道理很简单,在早月叶子死后的一百来年的今天,也有为性欲而舍弃一切的女性。当然,任何一个人首先是社会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的命运都可追究社会原因,这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女人》虽然距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但是,对于当代中国读者来说仍会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就从它的艺术价值来说,这部作品在吸收西方文学表现手法,将之与日本文学的纤细融合在一起别开生面,在塑造人物形象、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作品以真实、细腻的笔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早月叶子作为有追求的女性,敢于向社会挑战的一面让人赞叹,但是,她身上所表现出的任性,随心所欲,甚至那种病态的扭曲的心理在作品中也活灵活现,让人震颤。作家笔下的早月叶子是美的,美得光彩照人,但是她的美中也含有一股妖气,让人

恐惧；叶子有时纯朴如童稚，让人感到亲切，但有时充满诡诈，不讲情义，也让人憎恨；有时她趾高气扬，气指颐使，俨然是命运的主宰；有时又十分卑微，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让人同情。把美好的东西毁掉了该是一个悲剧，早月叶子在韶华岁月早逝，催人泪下，同时也会在每个读者心田萦绕这样的思绪：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人们会从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思索万千，正是在这里蕴含着小说的魅力。

作品的语言也多比喻，形象性很强，显示了有岛在借鉴西方文化之后对日本语言运用的匠心。可以说，《一个女人》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本书由商雨红、马英萍、王宗杰、关冰冰四位在繁忙的博士学业中挤时间译出，其中辛苦可以想象。本书也是他们团结合作的结晶，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他们本来还想精雕细刻，但是，译稿刚脱手，商雨红、王宗杰旋即赴日。我虽然协助他们做点工作，但是时间有限，难免还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译 序	1
一	1
二	4
三	8
四	11
五	16
六	24
七	29
八	37
九	45
十	53
十一	59
十二	67
十三	76
十四	81
十五	88
十六	95
十七	101
十八	112
十九	121
二十	131
二十一	140
二十二	150
二十三	157

二十四.....	164
二十五.....	172
二十六.....	181
二十七.....	189
二十八.....	195
二十九.....	200
三十.....	208
三十一.....	215
三十二.....	218
三十三.....	227
三十四.....	234
三十五.....	246
三十六.....	255
三十七.....	263
三十八.....	274
三十九.....	281
四十.....	289
四十一.....	298
四十二.....	307
四十三.....	315
四十四.....	323
四十五.....	331
四十六.....	336
四十七.....	341
四十八.....	346
四十九.....	354

过新桥的时候，从那称不上雾的九月清晨的烟霭中传来了通知发车的第二次铃声。叶子听着仍若无其事的样子，车夫却飞快地奔跑起来。车子转过街角一家名为鹤物的客栈，在穿过总是人马聚集的公用井一带时，只见一个青年守着八成已关闭了的停车场入口大门，和正要关大门的站务员争吵着，一面朝这边张望。

“哎呀，来迟了，真对不起……还来得及吗？”

叶子说着走上台阶。青年微微掀了掀粗陋的麦秸草帽，一声不响地递过一张蓝色车票。

“啊，为什么不是头等票，我是一定要坐头等厢的呀，请去换一下吧。”

叶子想这样说，可心急火燎的站务员在催促，叶子只得默默地和青年并肩迈着碎步，匆匆朝惟一扇仍开着的检票口赶去。检票员极为不快地望着这两名乘客，一面伸出左手等着。两人正要各自掏出车票的时候，刚才那个号衣上带着浓重的靛青味儿的车夫，肩上斜搭着一条粗纹薄哔叽围毯，慌慌张张地追来，一面说着：

“少夫人，您忘了这个。”一面递过橄榄色绸手帕裹着的小包。

“快，快，再不快点车要开了！”检票员忍不住生气地嚷道。

在青年面前被称作“少夫人”，又被检票员大声呵斥，针一般敏锐的神经立刻使叶子别扭起来，她顿时停住一直匆忙的脚步，向车夫走去。

“您辛苦了，回家就说我今天可能回来得很晚，让小姐们自己去校友会吧。另外要是横滨的近江屋——卖西洋杂货的近江屋有人来，就说我今天自己上门去了。”

车夫焦急地望了望检票员，又看了看叶子，就像自己要误车了似的，十分紧张。检票员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在眼看就要关闭通道

时,叶子快步走来。

“实在对不起。”

她一面说着掏出车票,一面对检票员示以花儿绽放般的微笑。检票员显得挺尴尬,但还是乖乖地在车票上打了孔。

月台上站着的所有人,无论站务员还是送行的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他们。叶子浑然不觉似的与青年亲密地并着肩,从容而行,一边说着猜猜车夫给的包裹里有什么啦,再没有像横滨那样吸引自己的城市啦,把票放在一起收好啦之类的话,并不时用音乐家那种纤细的手指有意似的寻找机会碰触青年的手。由于两人牵动了车上所有人的视线,青年像极不成熟的少女一般害起羞来。叶子饶有兴趣地望着青年自己跟自己生气的样子。

站在最近的二等车乘降口的列车员把左手插进衣兜里,不耐烦地用鞋尖敲打着铺路石。叶子一踏进连廊,他就猛地吹响了尖利刺耳的哨子。继而当青年(名叫古藤)跟着叶子跳上车时,机车的汽笛声盖过前方清晨街道的喧嚣,响彻四方。

叶子等着古藤用力打开入口处嵌着方玻璃的平拉木板门,准备往里进。她的闪电般敏锐的目光滑过占了八成过道的两旁的乘客,当视线落在左侧靠近中间的一个埋头看报的消瘦的中年男子时,她吃了一惊。可这震惊未曾停留片刻,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叶子既不唯唯诺诺,也不故作姿态,她像一个自信的女演员在喜剧舞台上一样,右侧面颊略现微笑,随古藤在靠近入口的右侧空位上坐下。然后,她一面妩媚地回头看着那青年,一面用小手指十分优雅地弯曲着的左手抚一抚鬓边的散发,又顺便摸一摸素雅的黑色发带。坐在青年前面的四十三四岁、身材肥胖、商人模样的男子,慌忙起身放下身后的窗帘,遮住了时而斜射在叶子身上的晨曦。

身穿藏蓝色白点花布衣,脚登学生式木屐的青年与这个神情、姿态都充满着复杂表情的谜一般的女子形成了强烈对照。这种对照连年幼的少年都不能不注意到,所有乘客的视线交织在他们身上。叶子仿佛欣然接受了自己与青年之间奇妙的对比,对青年愈

发亲昵起来。

过了品川，在火车将驶出隧道时，叶子眉宇间感受到严厉地审视自己的目光，便缓缓向那方向望去。不出叶子所料，正是那个佯装专心看报的消瘦男子。这男子名叫木部孤筇。当叶子刚一踏进车厢，第一个注意到她的就是这个男人。而第一个将视线从她身上挪开的也是他。叶子发现他立刻把报纸抬高了，遮住大半双眼睛，装做专心读报、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当乘客们对叶子的好奇心逐渐减退时，他才真正开始端详起叶子来。叶子事先已经决定了对这一刻的态度，所以毫不慌张。她张着铃一样的大眼睛，当她一面露出亲切妩媚的笑容，一面向对方转过肩膀和脸庞想要默默地点头致意时，她略一抬头，一个想法闪过并震荡着她的心：那男子并不会对她的好意回报以微笑。那男子一字眉紧锁，目光越发显得锐利。意识到这一点，叶子心里有些生气，但依然双眸含笑。她的视线从男子的脸上滑过，落在了左侧古藤红润的面颊上。古藤此时正透过板门上的玻璃窗，眺望着陡峭的悬崖发呆。

“你又在想什么吧。”叶子用有意挑逗那个消瘦的木部的口吻大声说道。

古藤被叶子提高了的嗓音所吸引，呆呆地注视着她的脸。这青年单纯清澈的心不会洞察到自己笑容背后的苦涩吧，叶子不禁畏缩了。

“没想什么，悬崖阴影的颜色太美了……看上去是紫色的。秋天已经来了。”

青年的确什么也没想。

“真的。”

叶子简单地回应着，又瞄了一眼木部。消瘦的木部的眼睛像刚才一样，炯炯闪烁。叶子重新把脸转向正面，同时在那男子的目光下，她将抑郁阴沉的神情布满了紧闭着的嘴边。木部见此情景一定会为自己的态度后悔的。

二

叶子曾是令木部痴迷的初恋对象。那是正值甲午战争告终，一般国民无论谁都对跟这次战争有关的人和事抱有超乎寻常的好奇心的时代。木部刚好二十五岁，作为某大报社的随军记者远渡中国。与许多千篇一律的通讯稿相比，木部发表的文章观察敏锐，震撼人心，他本人因此博得“天才记者”的美名，并凯旋而归。当时，作为女性基督教徒的先觉者，担任基督教妇女同盟副会长的叶子的母亲与木部所属报社的社长来往密切，因此某日为款待该社的随军记者曾在自己家里举行宴会。席间，这个身材瘦小，皮肤白皙，吟诗声调悲壮、感情热烈的年轻的随军记者初次遇见了叶子。

叶子当时十九岁，已是好几位男子的追求对象。她很好地控制着这种局面，并稳稳地把持着令自己少女之心得以愉悦下去的指挥棒。是她，十五岁的时候，用卡扣代替纽扣束系裙子，使之在女学生中风靡一时；是她，被说成靠红唇诱惑而获得第一名，使一向严格的美国人老校长莫名其妙地陷入了绯闻之中；是她，进入上野的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仅两个月就有显著提高，当老师和同学们都啧啧赞叹时，只有凯贝尔博士一个人阴沉着脸。某日博士又毫不客气地直言：“你是以才华弹奏乐器而不是以天赋。”听了这话，她淡淡地说了一句：“是吗？”把小提琴往窗外一扔，从此退学了。是她，将母亲——一个为基督教妇女同盟事业而奔走，在社会上博得巾幗不让须眉的声望，在家里全不把兴趣高雅而意志薄弱的丈夫放在眼里的女性——隐藏得最深的缺点，用拇指和食指紧紧掐住，毫不示弱。叶子似乎可以把所有人，特别是男人看穿。在这之前，叶子曾让许多男子亲近过，但总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断然弃之。凭直觉叶子认为在恋情开始时，女性总被尊崇，而以某次机会为高潮，其后男性便会突然作践起女性来。所以叶子无论对哪个

男子，都看清了与之关系的高潮在哪儿，并在其来临前毫不犹豫地抛弃他。如此一来，被抛弃的许多男人比起记恨叶子似乎更为自己的兽性感到羞耻。并且，他们似乎一致为错看了叶子而惭愧。事实上，他们谁也不对叶子怀恨在心或表露出愤怒。也有性格略微偏激的人不承认自己愚蠢，而认为是叶子的老道与年龄不符。

那是适合恋爱的初夏六月的一个傍晚。七八个年轻的随军记者尚未抖落征尘的样子，来到位于日本桥钉店的叶子的家里。已经十九岁的叶子看上去像十六七岁那样俏皮可爱。彬彬有礼又聪明伶俐的她和两个妹妹一起伺候了宴席。由于众人的强求，叶子演奏了一曲曾被凯贝尔博士贬过的小提琴曲。只一眼，木部的全身心就被美丽而又才华横溢的叶子吸引住了。叶子也莫名其妙地对这个小个子青年感到了兴趣。并且命运总是作弄人。木部不仅是性格就连容貌——骨骼瘦小，面目端正，天才所特有的白净光滑的皮肤，仔细端详，与其他部分的秀气相比，下颔过于发达——都和叶子有几分相似。自我意识极强的叶子仿佛从木部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由得激起了一种好奇心。木部在易燃的心里把叶子热烈拥抱，而在叶子聪慧的头脑中也淡淡地留下了木部的容貌。这一夜的宴会貌似平静地结束了。

木部作为记者的名气真可谓是破天荒了，只要是涉猎文学的人没有不晓得木部的。人们相互谈论当他带着成熟思想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时的非凡出众。特别是由于甲午战争这一当时日本的大背景，这位年轻的记者竟被某些人奉为英雄。木部开始频频去叶子家拜访。他善感的、同时又似乎满怀壮志的活力使家里人无不为之打动。特别是叶子的母亲早就认识木部，极力称赞他是大有作为的青年，而在公众面前待他的态度既不像自己的儿子又不像弟弟。叶子见状，心中暗笑。并以心相许，开始对木部表示好感。不用说，木部的热情很快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那个六月的夜晚过后不久，木部和叶子的关系就发展到非用恋爱这个词来定位不可的地步了。这当中叶子在将恋爱场面技巧